

LOULANZHIMI

L I G U A N G Z H I

楼兰之谜

李广智 著

在绵延高矗的天山以南

在横亘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东

有一处湖泊洼地

历史上塔里木河

开都河 孔雀河 车尔臣河等

南疆地区著名的河流

都曾经

向此处湖泊洼地注射流水

从而使这里成为集水的中心

成为烟波浩淼

湖汉纵横的水域大泽

它是整个塔克拉玛干最低的地方

海拔不足800米

但是

由于我们还不能确定的原因

现在已完全干涸

成为人类望而却步的

死亡之地

这就是罗布泊

本书追溯了一个民族神话般的经历，展示了楼兰古国和楼兰民族伊甸园般灿烂的生活和近乎浑然天成的民风民俗，描绘了有着盎然诗情画意的美丽绿洲水泊——古代的罗布尔津。同时也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大自然对人类的贪婪所采取的报复。由于水土流失，水草荒芜，一夜之间，一个民族消失了，只留下无数记忆的符号海市蜃楼一般悬挂在今人记忆的屏幕上。于是，便有了前仆后继的探险和痛心疾首的反思，于是便有了这本详细叙述楼兰古国从有到无，从美丽的绿洲水泊到险象环生之生命禁区

◆ 走进楼兰

◆ 楼兰惊梦

◆ 远古的罗布滩尔

◆ 腥风血雨丝绸之路

◆ 悲歌一曲楼兰道

◆ 走向末路

楼兰之谜

loulanzhimi

解放军出版社

楼兰之谜



LOULAN

责任编辑：徐贵祥 封面设计：符晓笛

ZHIMI

◆ 走进楼兰

◆ 楼兰惊梦

◆ 远古的罗布淖尔

◆ 腥风血雨丝绸之路

◆ 悲歌一曲楼兰道

◆ 走向末路

LOULANZHIMI

楼兰之谜

LI GUANG ZHI
李广智 著

在绵延万里的罗布泊南

在横亘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中

有一处湖泊洼地

历史上塔里木河

开都河 孔雀河 车尔臣河等

南疆地区著名的河流

都曾经

向此处湖泊洼地注射淡水

从而使这里成为集水的中心

成为碧波荡漾

湖汉纵横的水域沃土

它是整个塔克拉玛干最低的地方

海拔不足800米

但是

由于我们还不能确定的原因

现在已经完全干涸

成为人类望而却步的

死亡之地

这就是罗布泊

解放军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楼兰之谜/李广智著. -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0
ISBN 7-5065-3748-6

I. 楼… II. 李… III. 楼兰—纪实 IV. k928. 6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市门头沟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6000 册

定价: 16.6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走进楼兰 [1]

楼兰的由来 [1]

楼兰预言 [5]

彭加木在哪里 [12]

余纯顺罹难之谜 [21]

第二章 楼兰惊梦 [30]

鲍尔文书 [30]

斯文·赫定与美丽水鸟 [36]

回眸罗布泊 [46]

“盗宝特使”斯坦因 [62]

日本人也下手了 [79]

第三章 远古的罗布淖尔 [84]

- 遥远的伊甸园 [84]
- 罗布泊传说之一 [90]
- 罗布泊传说之二 [98]
- 太阳墓地 [109]

第四章 腥风血雨丝绸之路 [115]

- 凿空西域第一人 [115]
- 丝绸之战 [129]
- 罗布淖尔起刀兵 [139]
- 鏖战姑师 [159]

第五章 悲歌一曲楼兰道 [168]

- 楼兰刺王 [168]
- 眺望东方 [179]
- 大迁徙 [194]
- 梦中的家园 [203]
- 班超西出玉门关 [210]

第六章 走向末路 [232]

- 胡杨泪 [232]
- 大漠烽烟直 [249]
- 是谁毁了楼兰 [261]

后 记 [270]

第一章 走进楼兰

楼兰的由来

在绵延高矗的天山以南,在横亘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东,有一处湖泊洼地。历史上,塔里木河、开都河、孔雀河、车尔臣河等南疆地区著名的河流,都曾经向这处湖泊洼地注射流水,从而使这里成为集水的中心,成为烟波浩淼、湖汊纵横的水域大泽。它是整个塔克拉玛干最低的地方,海拔不足 800 米。但是,由于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的原因,现在已完全干涸,成为人类望而却步的死亡之地。

这就是罗布泊。

习惯上,人们将罗布泊及其周围的地区称之为罗布洼地。它广义的范围,东边以北山为界,西边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相连,南边以阿尔金山为界,北边以库鲁克塔格山为界。大致在东经 88° — 92° ,北纬 $39^{\circ}30'$ — 41° 之间。总面积近 10 万平方公里。它的地貌特征包括山前平原、冲积平原、湖积平原三部分。地表自然景观有砾质戈壁、沙漠、盐漠、风蚀残丘等。地势南部高于北部,东西两端略高于干涸的河和湖床洼地。

罗布洼地处于塔里木盆地的腹地东端,气候极端干燥,年平均降水量只有 17—20 毫米左右,而且常常不等落到地面就蒸发掉了,因为它的年蒸发量可以达到 3000 毫米以上。

上个世纪初,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的探险队,就是在塔里木盆地的大沙漠上,喝完了最后一滴水而陷入了干渴的绝境之中。一天,忽然遇上雷声隆隆、乌云翻滚的天气,这自然是绝地逢生的好机会,为了预防干燥的沙粒夺走他们的生命之水,斯文·赫定赶紧指挥他的随从张开油布帐篷,等待甘露的降落。他们眼巴巴地望着密密麻麻的雨点从乌黑的云层里掉下来,欣喜若狂。只是,油布帐篷里始终却没能接到一点水。因为,没等到雨水落下来,就被干热的空气蒸发了。没有水,七峰骆驼和 3 个仆人就全都倒毙在沙漠之间,只有斯文·赫定一个人一只鸟儿所指引,爬到了和田河边,拣回了一条命。

罗布洼地多大风,平均 3—5 天即有一次,且多会转化为沙风暴,地表地形变化不定。

夏季奇热,最高气温达 40—50°C,地表温度则可达到 70 多度以上。

但罗布泊冬季干凉,一般情况无积雪覆盖。

科学家认为,这种干燥炎热、少雨多风的气候特征的形成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第三世纪末或第四世纪初,是地质时期的产物。两万年以来,这一地区的环境虽然有所变化,但干旱气候的性质没有变,一直是荒漠气候环境。

罗布泊地表面砾石层很厚,是为流水搬运加之不断风化所致。由于风力的不停侵蚀,使这一区域内高出地面的方山、岩塔和土柱比比皆是,沟谷纵横,蜿蜒如龙。在这片洼地的东部、北部和西部,分布着大面积的土丘和沟谷相间的地貌形态,这就是学术界所沿用至今的“雅丹”地貌。

“雅丹”原是维吾尔语“雅尔”的变音,原意为陡崖。只是从上个

世纪开始,考察者们才开始用“雅丹”一词来形容那种大面积分布的土丘和沟谷相间的地貌状态。

罗布泊地区的“雅丹”地貌的分布大致为四片地区:

孔雀河下游“雅丹”地貌,主要包括龙城、楼兰、海头一带,其范围东西宽约 40 公里,南北长约 160 公里,面积达 6400 平方公里。其间土丘与沟谷纵横分布,高差悬殊,高者 20—25 米,长 30—50 米。

白龙堆“雅丹”地貌,主要分布在罗布泊东北一带,东西宽约 20 公里左右,南北长约 80 公里,面积达 1600 平方公里。该地土丘颇具“龙势”,形状蜿蜒曲折,摇头摆尾,相互纠缠,放眼望去,湖滨之上宛如条条巨龙出水嬉戏,伫立湖边,耳畔犹闻呜咽作响之声。当然,湖滨早已干涸,游动之群龙并非水龙而是沙龙。

三垄沙“雅丹”地貌和阿奇克谷地“雅丹”地貌位于罗布泊东部,人们习惯于称之为疏勒河下游谷地,东与敦煌相连,面积不大但变化多端,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畏途。作为《西游记》唐僧原形的在我国历史上大大有名、写出过千古奇书《大唐西域记》的玄奘法师,舍命取经求学,“践流沙之浩浩,徙雪岭之巍巍,铁门险关之途,热海波涛之路”,十九年间经行五万余里路,历一百三十多个国家,真可谓“闻所未闻,得所未得”,但是,一路之上,给他留下最恐怖印象甚至让他感受到最后的绝望的地区,则就是疏勒河下游谷地。古代文献上,它的名称为“莫贺延碛”。

当年,玄奘法师身骑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步入这长达八百里的沙河大漠时,正是日头毒狠的盛夏季节,“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热浪滚滚,一片恐怖。玄奘孤零一人西行,口渴难忍,小心翼翼地从马背上解下水袋子,想喝上一口,谁知“叭嗒”一声,水袋弄翻,其时骄阳如火,随着一阵哧哧的响声,一皮袋水一瞬间化成一股青烟,全部渗入地下。“千里之资,一朝斯罄”,玄奘陷入了绝境。在燥热难耐的沙漠中,玄奘继续西行,五天四夜,人马竟无有一滴水沾喉。到了第五天下午,玄奘连同他那匹饱经风尘的老马双双昏倒在沙河

之中。也许是佛法无边之故,后半夜,一阵凉风袭来,竟唤醒了已经接近天国的玄奘和他的老马。玄奘继续前行,老马却突然不顾一切地狂奔起来——嗅觉灵敏的老马嗅到了水的气味。于是,他们方死里逃生。数年之后,玄奘还不无惊惧地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说:“……莫贺延碛(疏勒河下游谷地),长800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夜则妖魑举火,灿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

在美国地球卫星发送回来的图片中,罗布泊周围呈一道道同心椭圆形状,酷似人的耳朵,故有“耳轮线”之说。这是不同时期的湖水,因干涸时间长短不同,在积盐过程中有强有弱而形成的在形态、物质组成和色调上各异的盐壳。

罗布泊本身是一个谜。在它的区域和周围,还有更多的谜。

楼兰就是谜中之谜。

“楼兰”最初出现在张骞凿空之后。《史记·大宛列传》上根据张骞的所见所闻而记载说:“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南河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监盐泽。”这是“楼兰”一名最早被汉人所知的时代。

那么,“楼兰”之名是由何而来呢。张骞提到的“楼兰”是西汉时期西域的一个国家呢,还是一个绿洲城市。

自从本世纪初在罗布泊附近发现了古代城址以后,西方的学者根据在古城内出土的佉卢文将古城称为“kroraina”(库罗来纳),认为楼兰是“kroraina”的译音。由于在该城址内也发现有汉文简牍,其上将此城称为楼兰,两相对应,可以认为“kroraina”即是楼兰,所以该城就是文献上记载的楼兰城。

日本人长泽和俊在他写的《楼兰王国》一书中,认为佉卢文“kroraina”是迁移到此居住的人们带来的,是表示“土地”的词,“原名产生于遥远的印度”。进而推断汉代文献上的“楼兰”是根据佉卢文转译

的,当源于佉卢文“kroraina”。

中国学者孟凡人指出,佉卢文传入新疆的年代约在公元2世纪末,况且记有“楼兰”一词的简牍只有六件,仅出现于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这一时间段里。只能是当地人利用佉卢文记录早已存在的“楼兰”一称的标音。由此可见,“楼兰”一称是当地土著民族起的名称,汉文史籍中的“楼兰”只不过是如实地记录了这个名称的译音而已。

50年代,中国学者冯承钧在其所著的《楼兰鄯善问题》的论文中说过:“由拉布(Lap)我就联想到罗布(Lop)来了。我想楼兰鄯善与罗布泊的名称很有关系,不是拿国名作湖名,便是拿湖名作国名。《水经注》称罗布泊为牢兰海,这个牢兰与楼兰,恐怕也是同名异译。”

由此可见,“楼兰”既不是楼兰国也不是楼兰城的专用名词,而是早已存在于此地的罗布泊湖的古名。所以不论西汉时期的楼兰国还是后来的楼兰城,都是以这个湖泊的名字来命名的。中国古代文献上所称的“牢兰海”大约是罗布泊最古老的标音。

罗布泊是塔里木盆地的集水中心,也孕育了罗布泊地区的古代文明。这一地区的古代居民以其名称呼自己的国家、城市,正表明了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楼 兰 预 言

然而楼兰死了。

在民间,关于楼兰之死的传说很多,遍及新疆南疆各地,特别是靠近楼兰的地区。

龟兹古国,一位精通《古兰经》的长者说,他们家族最早的故乡不是在龟兹,而是在东方,距离龟兹很远很远。那是一个大得没有法形容的大泽,大泽有多大,芦苇就有多多,成片的水鸟在大泽上飞来飞去,只是收拣水鸟遗下的蛋,就足以使整个家族生活得十分美妙了。

那时节，见人头都有一只独木舟，那是用粗壮的树木一劈两半掏挖而成的。当然也有两个人一只独木舟的，但那是因为爱。大泽太大，曲曲弯弯，芦苇又是那样的铺天盖地，先祖们常常就整年地生活在大泽里，直到大泽结冰。但这个时节，大泽里的小动物又多得出奇，雪兔呀，沙狐呀，野鸡呀，水貂呀，红尾沙鼠呀，黄羊呀等等，还有那些会飞的鸟类，苇莺呀，山雀呀，斑鸠呀，松鸦呀，棕鸟呀，红胸鸽呀，蓝点颏呀，沙百灵呀等等，足以让先祖们快乐的了。那时节我们的祖先可爽快了，小伙子爱上姑娘或者是姑娘爱上小伙子了，那你就尽情地爱去吧，大泽之内，随你想到哪儿到哪儿，引弓射猎也好，破冰取鱼也行，反正到哪儿都是好日子，怎么爱都不犯王法……

这个地方就是楼兰。

老人自称是楼兰人的子孙。他说，楼兰人之所以选择了逃亡是因为早在楼兰繁荣时期就有人预言了它的消亡。

他说，这个人头上插满了雁翎，用以遮体的衣裳也是用雁类的羽毛编织而成的，举动古怪，神神道道，几近汉人的巫师，衣衫破烂神情诡秘。他的预言形象而又生动——这一天，是楼兰末日。这一天，天空照旧还会有太阳，还会有干燥的东南风，还会有丝绸一般的白云、红云、黄云。

灾难的发生是瞬间而至的。

一道巨大的电光炸响在天幕上——不是楼兰人寻常所见的那种雷电，它比它要亮得多也长得多，一端直插天际一端射入大地，似乎要把楼兰的大地劈开了，湖水飞溅起比最高大的胡杨树还要高出许多倍的水柱，而楼兰的人会在一瞬间失去光明而只听闻到可怖的啸声。

这仅仅是灾难的前兆。

电光之后，晴空闪现出一颗巨大无比的燃烧着的火球，火球的颜色，一如铁匠刚从旺火中夹出的铁块，边缘黑暗，中间赤红，核心部分则是金币一般的黄，亮得无法形容。

火球在急促地转动着,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膨胀而变得越来越大。火球的顶部,黑团一团接一团,而所有的黑团都有着一个狰狞丑陋的外表,且各不相同。

这只火球,携带着同样让人不可思议的邪恶和能量,足以让楼兰毁灭上百次。

火球滚动着来到楼兰上空,它的投影正好把整个楼兰地区罩严。火球滚动之间所形成的气浪已经把蚂蚁一般渺小的楼兰人冲击得东倒西歪。一束粗壮的火光,从火球上直射下来,“嘭”地一声,楼兰变成了火海。湖水燃烧了,芦苇燃烧了,泥巴沙石也燃烧了,而在平常的情况下,你就是西土如来神仙上帝也不要想把泥巴沙石点燃。

粗壮的火光已经把地面冲击出一只巨大的坑穴,而地火也从坑穴中像洪水决堤一般涌出来,蟒蛇一般蠕动着,在已经起火的地面上乱窜。燃烧的楼兰腾起股股浓烟,几近遮天蔽日的程度。

楼兰将会燃烧多久?不会再有人知道,因为置身在火海之中的人绝无逃生的可能。

鱼类闪着鳞光蹦起来,但似落雨一般降下来时,已经焦糊成乌黑的鱼干。

鸟类插翅欲飞,无奈羽毛已经起火,没能升到应有的高度便纷纷坠落,在火光中挣扎着狂舞乱窜,直到化为灰尽。

最可怜的是那些高大的骆驼和野马、老虎(考古证明,在那个时代,楼兰地区确实有老虎存在,其体型近似孟加拉虎,能适应干旱的气候环境,主要分布在塔里木河流域,楼兰也属于其中。上个世纪,俄国人普热瓦尔斯基到达过楼兰地区,他形容这里的“塔里木虎很多,差不多像我们那儿的狼一样多”),他们在火海中被烧烤得滋滋冒油,最后就像火把一样被点着了,剧烈的灼烤使得它们发出震天的惨叫,继而倒毙,燃烧,成灰。

这个时节,火球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加巨大的怪物,自身发出的浓烟形成块状的疙里疙瘩的东西堆砌出一个可怖的形象来,像一棵怪

树又像一个怪魔，从头到脚，不断地激射出眩目的不祥的强光，强光的不断激射，使整个楼兰变成一片焦土。从今往后，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楼兰将连一只戈壁甲虫都难以存活。

这个可怕的火球将不断地变化形状而笼罩楼兰最少 10 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火球所冲击过的地方，人走在上面就要生大病，皮肤接触了焦土就会溃烂流脓直到死亡。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然而现实却不由你不信。

到了本世纪中期，一支军队开进了楼兰，一进楼兰就遇上了黑风暴，黑风暴的前奏是热。太阳毒得可怕，像只燃烧着的火球，在漫漫的流沙上翻滚跳跃。热浪一波紧似一波地从四面涌上来，测量仪器显示，地表温度已经达到了摄氏 70 度，而且还在往上升。胶鞋变形了，蜡烛流成了水，木制的图版开始炸裂，置身其中的军人们神情也恍惚起来，漫漫流沙虚幻模糊，像浸泡在水中一样波动着，扭曲着，似有气雾水泡在蒸腾弥漫。军人們的脑袋里，像被灌进了一瓢温吞水，沉沉的，木木的，胀胀的，想想点什么，却怎么也想不明白……

就在这时，黑风暴来了。好像是在东方，一块黑雾，迅速地铺排开来，气势汹汹张牙舞爪，军人们还以为是暴风雨来了，正要张臂欢呼，黑色的恶魔却已经扑到了他们跟前，于是天昏地暗一片漆黑中，降下辟里叭啦的雨来，但这是沙雨，且在风暴的作用下，形成一股一股的沙鞭，猛烈地连续不断地抽打下来。军人们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扑倒在地，不能自控地翻滚起来。地面也在动摇，犹如大地震在发作。

这种沙暴的风级在 10 级到 12 级之间，特殊情况还可能突破 12 级。在楼兰乃至整个儿塔克拉玛干并不罕见。沙暴来时，其状犹如山崩地裂，沙尘、沙雾、沙团、沙柱、沙雨，犹如千军万马，在大漠之上拼搏厮杀，呐喊奔窜，扫平一座座沙山，同时又很快地堆起一座座的沙山。地面上的建筑物和活动在其上的人类，可以被随意地扔来

抛去。

因为是大兵团军事行动,军人们还是被救回了大条块石垒成的碉堡似的半地下石屋。石屋内热得人恨不能立刻死去。所有的人都赤条条的,所有的人身上的汗都滴滴嗒嗒地往下流。当时的军人,找不到形容这种感受的比喻,但许多年以后他们找到了,就是桑拿浴里的那个烤室,一箱炭火不断加水,热浪裹缠全身的每一个毛孔,浑身的汗水雨一般涌出来。区别只是,桑拿浴的烤室里,没有谁能够呆到半个小时以上,而他们在那种烤室似的石屋里,一呆就是10多天。楼兰的沙暴不像戈壁滩上的风暴,它的最高记录是连续不断地吹刮31天。31天的黑色沙暴,足以毁灭掉地面上的所有生命。

黑色沙暴在持续到第8天头上,军人的营地断水。黑风、黑沙、黑尘、黑雾,仍在放肆地发泄着它们的淫威,运送水和食品的飞机无法救援,所有的人都笼罩在死亡的气氛之中,有的人开始写遗书,其中有“这石屋就是我的坟墓”的话。

当然,黑色沙暴不可能灭绝人类,这也是事实。正像霸权国家的原子弹灭绝不了人类一样。灭绝人类的,只有可能是人类自己。

黑色沙暴在持续了11天后停止了,军人们得救了。整个地区又恢复了人类的活动又有了生命。

但这不是第一次,在这之前,经陈赓点将毛泽东任命的我国第一任核司令张蕴钰首次到达这里时,面对的几乎是万古荒漠千里流沙,没有村落,没有炊烟,只有海浪般连绵起伏的流沙、寸草不生的砾漠和迷魂阵一般的雅丹地貌。但是,就在这死亡之海里,张蕴钰发现了生命,很弱小的生命。

核试验基地成立后的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就在一只简易的地窖里召开。就在这个地窖里,一窝小燕子正在破壳、出世。毛绒绒的粉嘟嘟的小生命,晃着跟身子一样大的脑袋,张着跟脑袋一样大的黄色的嘴,嗷嗷待哺。

张蕴钰像皇帝的侍从一样站在地窖门口,每进来一个人,他都要

压低嗓子嘱咐说：“把脚步放轻一点，把嗓门压低一点，别惊扰了燕子。”

在乳燕的呢喃声中，地窖里的议题却是关于原子弹的试验和制造。人类本身就是这样的矛盾和分裂。20多年后，记者前去采访张蕴钰老将军时，关于原子弹，他已经不想说什么了，而对于那一窝燕子，却依然一往情深，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颤抖起来：“哦，那一窝小燕子，大漠之上，这些小生命不易哩……。”

1980年至1981年，由水文地质、地貌、土壤、植物、动物、化学和历史管理等专业人员组成的考察队，三次进入罗布泊地区，行程五千多公里，考察面积达2万平方公里，是罗布泊考察史上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科学内容最丰富、成果最显著的一次。但是，他们没发现燕子。就算是只有张蕴钰将军保护过的那一窝燕子吧，它们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楼兰乃至整个罗布淖尔地区虽然早在二千年前就成了死亡之地，但人类的活动并没有完全消失。生命还在这地老天荒的地方顽强地存在着。

可是，谁又能够否认楼兰“巫师”的预言是胡抡乱侃呢？

就在距古楼兰之地不足百十里地的戈壁荒漠上，楼兰“巫师”的预言应验了。

1976年10月的一天，数以万计的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集结在楼兰古地，潜伏于一脉奇形怪状的沙丘之后，静静地等待这一恐怖时刻的到来。三军将士，一律着全身防毒面具，有点像水下的潜水员。透过防毒面具的略呈黄色的镜片望出去，整个试验场区腊黄干枯，坟地一般的难看，也像坟地一般的死寂。

刮了三天三夜的风，突然奇怪地停了下来，听不到一丝的声响。

晴空万里，白云薄如蝉翼。突然！一团球状的电光当空炸响，强烈的白光激射开来。巨大的声响随着激射的白光从将士们的头顶碾压而过。在这白强光激射的一瞬间，军人的头脑一片空白，犹如跑光

的底片，灰蒙蒙一团虚无。他们的记忆还没有恢复，白强光就已经击中了地面，巨大的沙尘气浪激溅起来，遮蔽了整个视野。大地破裂了，猛烈连续抖动，更多的沙尘气浪涌起来，世界消失了。

但这仅仅是前兆。

浑浑沌沌之中，一团巨大无比的火球冉冉升起。它不是太阳。它挟带着邪恶和能量，翻滚着，升腾着，变化出一张又一张狰狞而又恐怖的面象。它通体燃烧，猩红透亮，且迅速地成倍成百倍地膨胀着，在军人的惊异的目光中变成一朵巨大的蘑菇状的怪物。

气浪已经冲击了沙梁，纠缠成一股股沙尘，顷刻间模糊了整个严阵以待的阵营。而火球还在可怕的扩大着，大有把整个大地吞没之势。热浪开始潮水一般一波接一波的往上涌，军人们不能想象，这般时节，演习指挥部还存在不存在。实弹实兵，据说这在世界上还属于头一回。

乘车冲入爆心，立即被里面的阵势给惊骇了。一股股粗壮的烟柱，一片片翻腾的沙尘，遮天蔽日，摆开一个大阵势，犹如万马奔腾，状若山崩地裂。不，不是状若，而是就是，地面裂开横一道竖一道的闪电形的地缝，有的能塞进去一根杠子，有的则宽达一尺多，深深地，里面还冒着热气。宽大的军用炮车轮子也给陷了进去。军人们跳下车来推车。下车之后的阵势更可怕，人渺小得像一群蚂蚁，地面烫得像烧热了的锅，地表的石子，出发前还好好儿的，红的白的，黑的黄的，这会儿却一满变成了焦炭。

火球还在空中，只是被蘑菇云所裹挟。从爆心望蘑菇云，与从电镜头上望蘑菇云完全不同。它在不停地变化着颜色，黄、白、黑、褐、紫，交替涌现，预示着它的可怕的能量还远远没有达到顶峰。

演习前用大型的条石建造的大桥，已经变成了一堆废石；

飞机、火炮（试验用），断翅折杆，像被掰去了棒子折断了躯干的玉米地，这些钢筋铁骨的庞然大物，在原子弹面前，犹如顽童手中的积木玩具；

装在笼子里接受试验的各种动物,有的没有了脑袋,有的被劈成了两半,有的变成了一堆烂肉;

一只被点了“天灯”的猴子在疯狂地跳舞;

几只烧焦了的狗尸体摆出一个“天”字;

坦克的履带散落一边,完全变成了一堆废钢铁;

一堆汽车被强光击中,燃烧着浓浓的黑烟;

.....

整个场区,久久地笼罩在浓烟沙尘之中,空气中翻腾着硫磺一般的气味,虽然是全身性的防毒面具,但那种特殊的气味还是透了进来,直往人的口腔里钻。

整个试验场区,就是一座大烤炉。

当然不能说,核试验基地所升腾起的蘑菇云就能证实了楼兰“巫师”的预言,楼兰“巫师”再神,也不可能在二千年前就知道世界上将会有原子弹这种玩艺儿。但是,楼兰地区从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繁华的绿洲城市,最后沦落到王国消亡人类灭迹一任蘑菇云升腾扩散的沙海荒原,却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象征。

这个象征提出了两个严肃的问题:一、国家的灭亡和人类的断子绝孙,绝不是没有可能的。二、楼兰古国的消亡,究竟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亦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因为问题的提出过于严肃和重大,只有从整个历史长河的演变和发展中去寻找答案,所以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去了解楼兰的方方面面,之后才有可能得出尽可能接近正确的结论。

彭加木在哪里?

楼兰是古西域地区的一个城廓小国。它曾是闻名世界的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是我国西部古代对外开放最为繁华的商城,使者相望于道,驼铃不绝于耳。但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样一